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第五回 慶生辰元妃開壽宴 得家報黛玉慰芳心

話說鳳姐等聽見林如海回來，一齊站了起來，整理衣裳，預備叩見。只見林公笑吟吟的走進來，道：「姑娘們都到了，咱們都是至親，不必多禮，請到裡間坐罷。」這裡鳳姐、尤三姐、鴛鴦三人早已拜了下去，林公答了三揖。丫頭們將裡間的簾子打起來，讓他三人內室暫坐，司棋便隨了進去。林公先與賈母道了喜，然後歸坐。賈夫人便將鳳姐所言黛玉在太虛幻境的光景，告訴了林公一遍，林公也自歡喜，道：「我前日在崔判官衙門裡赴席，提起黛玉的話來，崔判官也說有個太虛幻境，當日白樂天的《長恨歌》上有句云：『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，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』，就是那個地方。如今令愛姑娘不到地府，必是登了太虛了。我還謙說那裡能夠呢。誰知果然應了他的話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老爺也要想個主意，教我們娘兒們也見一見。」林公聽了，沉吟了一會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夫人不用性急，我想女兒位列仙班，自不能私離職守，我們也有官守責任，不敢擅離此地。我到任已滿九年，明年必轉天曹，那時同到太虛，母女相見，也不過轉瞬光景。如今只好寫封家書，煩來的人帶去，以慰女兒之心，也就同見了他的一樣。」賈夫人流淚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還有一年的光景，教我如何熬耐呢！」林公道：「夫人不必傷心，多的日子都熬過了，何在乎這一年呢？待我寫了家書，就打發兩個小太監明早先回去，且留下三位姑娘住著陪伴老太太，明年同我們一塊兒也不為晚。」說到這裡，只見鴛鴦走了出來，道：「適才我們三人也商量來，我與二奶奶好容易見了老太太，也不忍遽離。尤三姑娘卻不能久住，他要先回去呢。」林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留三姑娘與兩個太監多住幾日，讓我們稍盡地主之誼。」賈夫人道：

「這個自然。今日可吩咐外頭，叫一班小戲兒來，預備在後花廳上，請老太太和他們姊妹們聽聽。再打點孝敬元妃娘娘並送別位姊妹們的禮物，也給女兒帶些衣物去。早些辦妥了，免得臨時周章。」林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依我的主意，這些事你竟托大姪兒替咱們辦一辦，免得外頭弄來的不合你的意思。」林公說罷，便站起來道：「把我的早飯擺在書房裡去，這裡讓老太太和姑娘們多說說話兒。」說畢，自往書房裡去了。這裡賈夫人便催著叫人打掃花廳，安排唱戲，與他們姊妹接風。又告訴了林公，將秦鍾、智能兒搬進衙門居住。智能兒從此留髮還俗。這些節目不須多贅。

再說林黛玉自從鳳姐等去後，每日與香菱講究詩詞，倒也快樂。這一日偶坐閒談，提起舊事。香菱向黛玉道：「前兒我父親歸山，十分忙迫，我替你們問了寶二爺、柳二爺的下落，我父親只說得『青埂峰』三個字便不見了。但不知青埂峰是什麼地方？姑娘何不在《一統地輿志》上查一查，到底是那一省，屬那一州縣所管呢？」黛玉聽了，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是了，我記得那年丟了通靈玉時，求妙姑扶乩，上面有『青埂峰』三字，又有什麼『人我門來一笑逢』的話。想來那和尚、道士必非凡人，既然度了他們兩人去出家，自必他們兩個夙有仙根，方能有此奇遇。我想這個青埂峰也不過是個山名，也同太虛幻境一般。《地輿志》上那裡查得出來呢？前兒是尤三姐姐他的癡情不斷，故有此問。我如今把那些塵世的俗緣也都看淡了。倒不如咱們姊妹們在一處長長的聚守，無拘無束、自在逍遙的倒覺得爽快。」香菱笑道：「你說的倒好，只怕臨時又由不得你了。」

前兒我父親去時，給我留下了一個小小的錦匣兒，上寫『仙家妙用，敬謹開看』八個字，今兒趁晴雯、金釧兒都不在家，我們打開悄悄看看，不知裡面到底是些什麼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難為你那一日拿回匣兒來，這些日子我總沒瞧見，你到底藏在那裡了？」香菱道：「姑娘不留心，就在書櫥上，和你那個葫蘆在一處放著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就取來咱們看看，順便將葫蘆也帶了來，我也教你瞧個稀罕的玩意兒，那也是警幻仙姑送我的。」香菱遂走到櫥邊，伸手將錦匣兒並葫蘆取了下來，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，看了匣面上的八個字，便仍遞與香菱，笑道：「這是甄老伯給你的，我如何敢拆封呢？你且打開看了，如果我也看得，那時再看也不遲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姑娘總是這樣多心。」說著，便打開錦匣一看，原來是兩種名香，各五十支。一名返魂香，一名尋夢香，俱有七寸長短，各有金字引單，上寫：

返魂香出自天竺國，焚之能返亡人之魂，與生者相會。尋夢香出自西番，焚之能送生人之夢，與亡人相會。一是漢武帝所制，一是楚襄王所制。意秉虔誠，無不神效，切忌孕娠。

香菱看畢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兩種名香。姑娘你瞧瞧，這張引單上寫的倒也有趣。」黛玉接來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這是甄老伯疼你的意思，教你焚起返魂香來，就可以回家去看看你們大爺，再孝薛大哥焚起尋夢香來，就可以到這裡看看你；李夫人見了漢武帝，楚襄王也就會了神女了，果然有趣。」香菱笑道：「你怎麼跟著璉二奶奶學的，說起這樣話來，可不要招出我的話來，你又該著了急啐人家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隨你怎樣編排著說去，我的心早已定了，一塵不染，各人乾各人的正路是真的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前兒尤三姑娘人家打聽人家的柳二爺，你為什麼聽見又那個樣兒了？」黛玉正然手裡摩弄葫蘆，聽了便笑著啐了他一口，道：「你不信了罷，你只瞧瞧這個葫蘆裡頭是什麼，你就知道了。」香菱接來看，道：「好個西湖景兒，裡頭是什麼故事？」說著，便將玻璃小鏡對在眼上看了好一會，忽然放下葫蘆，罵道：「好個沒臉的娼婦！」

黛玉聽了，嚇得怔了，問道：「你罵那個呢？」香菱道：「我們那個死鬼奶奶。」黛玉忙道：「你瞧見什麼故事了？」香菱道：「裡頭很好的一院房子，只見我們死鬼奶奶和一個少年的相公在一處坐著，兩個人只用一個酒杯，一替一口兒喝酒，那個樣兒真真的難看，我也不好往下說了。」黛玉不信，拿起葫蘆來，在小鏡中仔細一望，仍是漆黑的一無所有。知是天機奇妙，便問道：「你看見的那個少年到底是誰呢？」香菱道：「那個人的模樣兒也像在那裡見過的似的，只是說不出是誰來呢。」黛玉說的順了嘴，便道：「你看像寶玉不像？」香菱不覺大笑起來，道：「這可不是我來，你自家可把吃醋的話都順嘴兒說出來了。」黛玉自覺把話說冒失了，紅了臉笑著就要撕香菱的嘴。二人正然嘻笑，只聽外面有走的腳步響，就知是晴雯、金釧兒回來了，連忙將錦匣並葫蘆依舊收起。

只見他二人走進來，晴雯先笑道：「我今兒偏了二位姑娘了，適才在蓉大奶奶家和尤二姨兒、妙師父，我們四家子鬥了半日的牌，贏了他們好些瓜子兒、乾果子。」說著，便向袖裡拿出個手帕包兒來，打開都是些鬆瓤、杏仁、葡萄乾、蜜棗兒之類，便抓了一把放在黛玉的面前，又抓了一把遞與香菱，又抓了一把遞與金釧兒。金釧兒接來，笑道：「你今兒不過是采頭好，贏了些嘴頭子吃，你可沒得看見個稀罕的事兒。你們四家子剛上了場，我就縛了個雞毛毬兒，到警幻仙姑那裡，和那些仙女們踢起毬兒來，倒也好玩。」晴雯道：「踢毬兒就算個稀罕的事兒嗎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你聽罷，人家還沒有說完呢，你就攔人家的話靶兒。我們正踢到熱鬧中間，只見正南上遠遠的轎馬人夫、牌匾傘扇，過了一隊又是一隊，都向正南上去了。」

我只當是拜咱們來的什麼客呢，問了問警幻，他才說今兒是臘月二十三了，過去的都是各府州縣的灶王爺。我就問他，咱們怎麼也不祭送灶王呢？他說灶王爺不敢當咱們的祭，他明日反倒要把收下人家的灶糖，差人送些來給咱們吃呢。你說這事兒稀罕不稀罕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稀罕處，咱們在家裡的時候，那一年臘月二十三又不祭灶呢。」金釧兒便使性子道：「不稀罕也罷，明兒灶王爺送了糖來，你就不用吃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大家不過白說閒話，也值得鬧臉急了嗎，快給我們倒茶去罷。這個棗兒吃的嗓子裡怪甜的。」金釧兒這才咕嘟著嘴倒茶去了。

黛玉又向晴雯道：「我們如今住在這裡，連四時八節也都不知道了，才聽金釧兒說起祭灶的話來，不是離年盡了麼。元妃娘娘的生日到了，咱們可打點些什麼禮物送送呢？」晴雯答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咱們這邊所有的東西，娘娘那邊都是有的，縱然多送幾樣也不為奇特。依我的主意，前兒娘娘到這裡逛來的時候，瞧見姑娘的那株絳珠仙草，愛的什麼似的，他那里正少這個。如今趁著還有好幾天的空兒，何不將仙草四邊發的嫩芽兒移了出來，栽在白石花盆內，照著原樣兒做成朱紅架子，這麼一色兒的八盆送過去，作為祝敬，又新鮮又合娘娘的意思，豈不比別的強呢？」黛玉聽了，點點頭兒道：「也罷了，你成天家也是白閒著呢，只當解悶兒

似的，你就佈置起來，每日多澆些甘露，不過七八天的工夫，就可以長成盆景兒了。」晴雯答應了，便去佈置，不必多贅。

過了些時，乃是除夕，太虛景況並不似人世繁鬧，惟有燭煙香篆，氤氳芬馥而已。次日元旦，乃是元妃誕辰。自黛玉、警幻以下，都有祝敬，無庸細述。元妃見了這八盆仙草，喜不自勝，即安放在正院。大排筵宴以待。少頃，黛玉、香菱、尤二姐、秦氏可卿、妙玉、警幻等一齊來到，迎春替元妃迎客。

大家進宮，先行朝賀之禮，然後謝恩，依序坐下。元妃先向黛玉笑道：「前日在妹妹處偶見仙草香豔異常，十分愛慕，今承概贈，足見多情。」黛玉立起身來道：「娘娘千秋，臣妹無以為敬，葑菲小草，何敢自私。」元妃又和妙玉等諸人敘了一回閒話，乃命擺上酒筵，大家暢飲。命眾仙女們奏起鈞天樂來，又歌了一回「霓裳羽衣曲」，音響節奏非人世所有。

須臾樂止，元妃笑道：「這些歌舞，實在也聽厭了。依我的意思，今日姊妹們聚會，不必拘泥常禮，倒不如大家猜拳行令，倒覺有趣。」黛玉等諸人俱各立起身來，答道：「今日乃娘娘千秋，又是元旦令節，體制攸關，臣妹等何敢放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這些年，我在宮裡實在教這禮數把我拘的受不了，今日好不容易離塵超世，你們仍然還要拘禮，教我也難了。也罷，拿筆硯過來。這絳珠仙草，我十分喜愛，我就以此為題，做七律一首，你們能詩者步韻作起來，豈不雅趣呢。」眾人聽了，又道：「娘娘聰明天縱，學問淵深，臣妹等學識淺陋，焉敢續貂。」元妃笑道：「不必過謙。」只見宮娥送上文房四寶來。

元妃提筆，一揮而就，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，仔細讀道：

自是靈河不朽身，偶因一念謫紅塵。
分來蘭蕙瑤池品，占斷風花上苑春。
青甫入簾香徹骨，苔初繞砌翠迎人。
芳姿別有銷魂處，未許凡葩強效顰。

黛玉讀罷，連聲贊頌，又遜謝：「獎賞太過，實不敢當。」遂又遞與香菱、妙玉、迎春等。大家看了一遍，都稱贊不已。元妃笑道：「換熱酒來，大家吃一杯，助助詩興。」宮娥斟上熱酒來，眾人皆飲了一巡。

香菱便拈起筆來，笑嘻嘻的也寫了一首，躬身呈與元妃道：

「婢子初學，俚句不足以辱娘娘鳳盼。」元妃接來一看，上寫道：

不羨盈盈掌上身，幽芳一縷靜無塵。
康成書帶留佳話，茂叔芸窗占早春。
號絳果堪餐秀色，名珠未許近鮫人。
東皇有意憐仙骨，白玉雕欄護翠顰。

元妃看了，驚喜道：「我倒不知菱姑娘有此詩才，可敬可羨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他的天分本高，又且專心致志，所以學了莫多幾年，如今竟居然老手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一定是你的徒弟了。」黛玉笑了一笑。

只見妙玉也提起筆來，道：「小尼也要獻丑。」遂也寫畢，呈與元妃。元妃接來看道：

三生石畔舊時身，留得芳徽接後塵。
拾翠每羞仙侶玩，踏青寧羨陌頭春。
饒卿嫋娜風前影，動我逍遙檻外人。
若使怡紅公子見，繞欄幾度喚顰顰。

元妃看畢，笑道：「妙師父的詩作的真妙，香豔之中仍帶煙霞之氣，只是結句詞近於謔，只怕林妹妹要罰你一大懷酒呢。」

黛玉聽了，忙接過詩來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娘娘不知，妙師父在先原是個好人來著，如今是跟著強盜學壞了。因為他高自期許，自稱檻外人，所以才教強盜把他拉到檻內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笑道：「妙師父，你也不必等他罰，你自己先吃這一杯罷。」說的妙姑紅雲滿面，只得吃了一杯。

這裡黛玉趁著妙姑飲酒的空兒，提起筆來也就和了一首，躬身送上元妃。元妃接來念道：

仙機識破愧前身，珠竟沉淵綺委塵。
為報當時甘露澤，釀成今日太虛春。
靈河辜負三生願，湘館淒涼再世人。
一自東風吹恨去，青山展卻舊眉顰。

元妃念畢，眾人都道：「到底是瀟湘仙子與眾不同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我們警幻大師自然不屑與我們唱和的，我們小大奶奶我是知道的，詩上原本有限。二妹妹，你為什麼也不做一首呢？」

迎春笑道：「臣妹平日原不會作詩，方才也正高高興興的在肚裡打稿兒，也要謔幾句的。如今見了這四首詩，把我的詩興早唬到九霄雲外去了！可惜寶丫頭、雲丫頭、探丫頭他們三人不能在座，若有他們三個人，今兒又成了詩社了。」

元妃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幽明異路，我們如何能與他們唱和呢。我仔細想來，我們的字跡，他們除了扶乩，萬不能夠見的。倒是他們的字跡，我們倒能夠見的。」黛玉忙問道：「幽明路隔，他們既不能見我們的字跡，我們又如何能見他們的字跡呢？」元妃道：「你原來不知。譬如昨日是除夕，今日是元旦，朝廷家皆有祭祀的定例，禮部撰的祭文，一經宣讀焚化，我這裡就得了即是庶民百姓家，所有逢時偶節焚化的金銀幣帛，以及悼挽的詩文，只要填注姓名，亦無不得之理。」秦可卿接口道：「林姑娘來此未久，或者不知。姪婦來此多年，每逢年節時令，總有家中焚化的金銀幣帛，都在牌坊外邊堆著呢。今日五鼓伺候朝賀，尚未暇差人收取。」黛玉、迎春二人聽了這番言語，眼圈兒一齊紅了。你道為何？迎春心裡想的是：孫紹祖那個沒天良的，如何尚有夫婦之情，那裡還想著年節的祭祀呢！黛玉心裡想的是：自己並無父母兄弟，寄居外祖母家，此時也未必有人想著了。元妃瞧出他二人的光景來，正欲用言解釋，只見一名宮娥進來，跪奏道：「尤三姑娘回來了，在宮門候旨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大喜。元妃笑道：「我算著日子，他們也該有信兒了。怎麼他一個人獨自回來，鳳丫頭、鴛鴦呢，不知訪著老太太了沒有？請三姑娘進來罷。」宮娥答應而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尤三姐全身的行裝，走了進來，先與元妃行了大禮，後與眾姊妹們敘了寒暄。元妃因尤三姐遠行勞苦，即令移坐了首席。尤三姐謝了坐，遂將他三人同往地府，先在觀音庵遇了秦鍾，後來到了林府會見了賈母的話，從頭至尾細述了一遍。元妃與眾人聽了，俱各大喜。黛玉聽見他的父母現作豐都的城隍，又與賈母認了親戚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問道：

「三姐姐，你瞧我父母可還康健麼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你放心罷，姑老爺、姑太太兩個老人家身子很好。雖係地府官員，也與人世無異，衙門裡一天家熱鬧的什麼似的。賈府上的珠老爺和司棋家兩口子都在姑老爺衙門裡呢。」黛玉聽了，又是歡喜又是傷心，道：「三姐姐，你歇息幾天，我可也要求你把我也送往地府走走，看看老太太和我母親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想是喜歡糊塗了，你如何比得他們，你是這裡有名兒的人，如何能私離職守呢？你若是應入地府去的，前日早已去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姑太太在那裡想你，也急的什麼似的。姑老爺說，必待明年任滿轉了天曹，方能相見呢。據我想來，如今已是正月初一了，大約今年裡頭總可以見面的，你又何必忙在這一會兒呢。」

元妃道：「鳳丫頭，鴛鴦他們怎麼不回來？想是被老太太留住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老太太見了他們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捨不得教他們回來，所以林姑老爺就留下他們，等轉了天曹時，和老太太一同來呢。」元妃道：「這卻去好，我倒放了心了。」

迎春道：「我倒不承望司棋這個蹄子，他倒得了好處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現在他們兩口子都送我來了，一則是林姑太太不放

心，差他們來看看林妹妹，路上又給我作了伴兒；二則他也說要來看看你的。」迎春道：「他如今現在那裡呢？」尤三姐道：

「他如今現在林妹妹那裡，同著晴雯看著收拾帶來的東西呢。林姑太太疼女孩兒的心勝，穿的、戴的、吃的、用的馱了兩三馱子來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你這可不用傷心了，方才聽見人家年節都有家中焚化的金銀幣帛，早把眼圈兒紅了，你如今有了兩三馱了，可要檢好的分給我們眾人些兒呢。」黛玉忙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我母親那裡自必專另有娘的孝敬，就是眾姊妹們自必也是有的，且待看了家書，即差人分送，只怕沒有什麼稀奇之物可備娘娘御用的，只好留著賞人罷了。」元妃笑道：

「我是極你玩呢，你自己留著用罷。我們如今位列仙班，這些衣物器具使也使不了的，姑媽又給你帶了好些來，可見天下作父母的心也就說不盡了。宮娥們換熱酒來，尤三姑娘也勞苦了，我們大家公敬三杯。我們也再吃幾杯。今日早些兒吃飯，讓林妹妹早些回去看看家書，他的心也就安穩了。」於是，宮娥們斟上熱酒來，尤三姐連飲了三杯。然後大家又暢飲了一回，方才吃了飯。盪漱畢，散坐吃茶。

元妃向黛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先回去瞧瞧家書，別的姊妹們沒事，索性在我這裡熱鬧一天，等晚上再都回去罷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站了起來道：「蒙娘娘賜宴，俱已醉酒飽德，娘娘勞了半日，鳳體也乏倦了，請回後宮歇歇罷。」說著，一齊走來叩謝。元妃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敢強留了。二妹妹，替我送送客罷。」說畢，自回後宮去了。

這裡，秦可卿拉了尤三姐的手，問道：「三姨兒，你見我兄弟來，你瞧他可比從前出息了麼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也沒見怎麼出息，越發學壞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怎麼學壞了，想是你吃了他的虧了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什麼話呢！你們都聽我姐姐近來說話越發沒人樣了。我倒沒吃他的虧，你們這個主兒啼乎啼兒。」秦氏道：「三姨兒的這個話，我越發不信了，這明是糟蹋我兄弟呢。他多大點子年紀，二孀娘雖然養不下他這麼大的個兒子，當日也就很疼過他，我不信他就敢在二孀娘面前無禮！」

尤三姐笑道：「你不必著急，不是他有意，是認錯了人了。說起來話長，等咱們到了家裡，慢慢的告訴你們。」迎春送至宮門。向黛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回去料理妥當了，教司棋晚上到我這裡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二姐姐請回去罷。」又向尤三姐道：「三姐姐今兒也勞乏了，暫請回家與二姐姐說說話兒。明日我親身過去給你磕頭道謝。」尤三姐與眾人齊道：

「你請回去罷，我們明日會齊了，還要給你道喜去呢。」於是，大家作別，分路各自回家不提。

且說林黛玉領了金釧兒同幾個仙女們回到絳珠宮，早有晴雯同了司棋迎接出來，笑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，今日酒席如何散得這樣早？」黛玉道：「娘娘因為他們來了，所以教早些散了。」說畢，進了套間，先向上給賈母並自己的父母請了安，司棋這才走來與黛玉磕頭。黛玉忙拉他起來，道：「老太太和我父親母親可還康健？」司棋道：「老太太、姑老爺、姑太太都好，恐怕姑娘想念，所以差了我來瞧瞧姑娘，大約年內姑老爺必然高升的，那時骨肉完整，教姑娘不要發急，耐著些兒罷。所有給姑娘帶來的衣物，才和晴雯姐姐照數查點清楚，一一的收好了。小炕桌上放的是姑老爺的書子。」黛玉聽了，便伸手從桌上取了家書，只見箋上大書「愛女玉兒手拆」六個字，由不得落下淚來。拆去護封，留神細看，上寫道：

汝父母不德，中年相繼殞謝，幸邀天眷，補授豐都城隍，亦無所苦。惟念遺汝，孑孑弱息，靡所依恃。

幸賴汝外祖母慈庇，移取京師，寄食十年，傷心千里。

方幸撫育成人，年已及笄。秦樓弄玉，何愁引鳳之簫；瑤島飛瓊，不少鈿車之駕。何期修短隨化，忽罹天亡。

前因外祖母歸泉，始悉顛末。因而大索幽冥，殊無影響。正在痛悼間，熙鳳姪婦來轅，始知汝名列仙班，榮登紫府，神遊繡縹之鄉，雅得瀟湘之號。兒女之情雖殷，女母之心稍慰。今我幽冥職任已滿十年，待轉天曹，相逢有日。囑汝慎勿悲傷，時加珍重。茲因尤氏閨秀回車，特差司棋夫婦同來看視。並寄汝衣飾若干、尺頭若干、玩具若干、食品若干。外進元妃娘娘並致眾姊妹不腆之儀，統即照數查收可也。

黛玉看畢，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。晴雯在旁勸道：「姑娘，我才聽見司棋說，姑老爺、姑太太現做地府城隍，又和老太太認了親，姑娘聽見很該喜歡才是。況且姑老爺不久的高升了，就要見面的，何苦來大年初一的盡自只是傷心呢！」黛玉聽了，便也拭了眼淚，向司棋道：「二姑娘教你晚上過去呢，依我說你吃了飯就早些去。晴雯姐姐把方才給娘娘和二姑娘的禮物查了出來，就交給司棋姑娘送了過去。別位姊妹的，也按名查了出來，明日再送罷。」晴雯、司棋二人答應而去。只見金釧兒端上茶來放在桌上，道：「潘又安在院子裡給姑娘磕頭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教他在外頭歇著罷，等我寫了回書，仍舊差他們夫婦回去呢。這裡是仙人所在，教他在外邊住著不可多事。」金釧兒聽了，便自告訴潘又安去了。

黛玉這裡端起茶來正然吃茶，只見香菱手內提著兩個包袱，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黛玉道：「咱們一塊兒走著，怎麼眼錯不見的你往那裡去了？」香菱笑道：「方才大家分路的時候，小奶奶點手兒叫我，我就跟了他去了。到了牌坊那邊，果然有些衣箱包袱，都是各人家中寄來的，我就將我的一個拿了出來，還有你的一個，我也帶了來了。」說著，便將一個包袱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一看，上寫著「林鸞卿妹妹收拆」，下寫「愚姊薛寶釵封寄」。黛玉看了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原來寶姐姐他還想著我呢。」遂將包袱輕輕的打開，只見裡面無非綢緞金銀之類。又有一封書子，面上寫著「鸞卿妹妹玉展」。黛玉見了，心中越發感激，便教金釧兒點上燈來，拆開留神細看。未知寶釵書內是何言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